

12/101

829.3

i20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技

詩十四

李氏簡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震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震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胡氏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莊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源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金  
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  
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  
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  
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  
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  
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統皇極經世書四  
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櫟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黃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皋喜

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爲雅乃降而僭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爲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絜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一  
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  
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  
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為主焉則詩  
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  
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傳會繆妄淺陋常多  
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恒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  
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  
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  
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  
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  
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  
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闢正大  
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  
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  
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  
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經義考 詩

卷一百一十一

四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為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為易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已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蔣氏宗簡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冊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為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朱子而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并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搢搢於此昧必欲聞懵必欲解叅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群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黃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經義考詩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

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始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

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行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按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二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 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黃潛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已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

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脩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

詩

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飮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間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公潛一見深加嘆賞凡興體之作語意呼應尤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尙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藁成未就鋟刻先生還旆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錄遺其藁數卷不存願爲補葺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沒况景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受餘稿謹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京况劉剡以卒先師之志狂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尙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  
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  
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  
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紀而  
櫟括之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  
采之

焦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  
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  
其學行可爲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兌齋有詩講  
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達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崑山人熊之父

楊氏璣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璣字元度餘姚人汪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

姚轍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翁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蘓氏天爵讀詩疑問

賈刃一卷

初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  
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經義考詩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

翰林待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專為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祇載春秋

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托也

秦氏玉詩經纂例

佚

楊維楨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徙

居崇明又徙崑之太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

二十年既沒其徒私諡曰孝友先生

余氏希聲詩說

四卷

經義考詩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恆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徙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况其體製音節夔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

卷藏於家

方氏道齋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齋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再謫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傳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

詩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一  
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爲之論定使旨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考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歛人汪獻仲魯所爲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十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龔良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爲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

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  
當是其時蓋靳黃餘黨由衢而至巖者也哀辭言後竟無  
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  
自銜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  
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  
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  
魯是辭不幾與荒燐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  
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  
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  
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  
之蘊往往微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  
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  
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嗟倬  
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况著述章章  
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終

弟子青浦陳維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五

梁氏寅 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陳氏謨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寬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貯群書人熟通訊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蚤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爲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具見成書

分爲三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

之效望於來學盛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鄙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著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穎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議者尚有謂孔之繁蕪陸之疎漏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專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闢奧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

君嘗從雙峰饒子浙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己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常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叙其書以志歆艷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爲環谷先生云

曾氏 堅 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

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邵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尚存度別有所據其書葉氏棗竹堂目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為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為純老先生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贖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鏗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楊士奇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禕詩艸木鳥獸名悉就章

一篇

存

高氏頤詩集傳解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頤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

一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即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定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王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手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菴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璠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二  
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  
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  
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  
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  
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  
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  
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  
成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  
之下是書則別為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  
纂修也

魯氏穆 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理院事

劉氏翔 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 詩經集解

三十卷 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  
吏部左侍郎

王氏逢 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逢字原夫宣德初薦授富陽學訓導尋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陽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陳氏濟詩傳通證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為子夏毛公或以為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穎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穎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

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尚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游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以誦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况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狂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戚雄曰鏡川詩抄於兔置引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

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  
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  
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  
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  
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  
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  
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  
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  
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  
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  
是如風雨鷄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  
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  
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  
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  
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  
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  
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鈿曰攷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  
一合肥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鑰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為丹徒訓導

王氏彦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徵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二  
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  
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

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為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  
 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為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  
 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  
 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  
 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  
 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  
 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  
 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為淫者  
 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為淫者所作不  
 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  
 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  
 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  
 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輯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  
 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  
 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  
 悉具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誥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 存儼山集中

朔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反覆  
 諷咏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賢俊間  
 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為是

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藁以示子孫目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猶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爲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一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爲某人其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

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為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終

弟子武進薛景瑄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六

韓氏 邦奇 毛詩未喻

未見

胡氏 纘宗 胡氏詩識

三卷

存

丁氏崇慶 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  
亡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上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  
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  
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  
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叅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  
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行  
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嘗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慎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李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淮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達讀詩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答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嘆夫朱子初與呂東萊

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况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已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悵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

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

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良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

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  
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  
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  
誦詩因旁及注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  
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  
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罹憂廢棄丁丑北上病  
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  
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嘯詩經會意

佚

鄭珣曰趙萬雞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  
刑部員外郎

潘公恩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  
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  
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繼興各以己意發明經指  
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寢亡  
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  
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  
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  
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  
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纂言兼總古注而毛

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  
爲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  
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  
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  
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裨朱  
傳遂牽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  
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  
氏而非以牴牾儒先也會粹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  
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蘄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溫  
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指亦  
可以弗畔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三十六卷 一作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穆然實自撰又作詩  
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  
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  
以正音歸之遠祖穆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  
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  
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  
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  
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  
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迺隸釋所

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  
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畝畝三歲貫女作宦女山  
有樞作藎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  
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閭妻中冓之言  
作中甯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  
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  
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  
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  
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  
詩唐棟之萃四句於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  
名爲唐棟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  
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  
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已之作僞未能  
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  
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  
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  
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  
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  
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  
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  
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  
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  
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

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襄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邨詩傳存疑

一卷

存

邨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穎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蘓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輯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三  
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篋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 光昇 演詩蠡測

未見

張氏 忠 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 光洵 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

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

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 應旂 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夢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鋟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參之古今以博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真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 騰蛟 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 詩疑

經義考 詩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爲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末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弒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主風乎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

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辯考証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為說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而一說之長小而一詰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

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  
聖門說詩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  
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爲本篤實以爲文行之以  
敬敷在寬出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  
作覬覦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  
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  
善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  
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理院事

許氏

天贈

詩經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天贈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終

弟子婺源朱逢源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 十七

沈氏 一貫 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 時可 詩臆

二卷

存

黃氏 洪憲 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鉞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

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面牆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畫定為滌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蓋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為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

說亦不純王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  
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鈎及瞿然有得也  
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  
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峻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煉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天黃詩原始

未見

李氏鼎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任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

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寔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

詩



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紉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于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璋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

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璋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爲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刺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 統 鐸 詩解題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 濛 初 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凌氏誤信豐坊偽誤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為是書令學者味比與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貨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脉等書崇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鈺曰泉字嶧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

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  
焉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衷傳注必句釋而  
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  
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  
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  
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  
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空閭閭里  
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  
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  
客不闕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  
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  
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  
袖後進而爲紫門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

瑞登

詩經引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

推

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

文奎

詩經定

未見

陶氏

其情

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鉞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歷乙未駱

升為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字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

子牧遊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熙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羣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彥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蕙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鵠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摭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

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兩毛詩鳥獸草木疏

一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

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驎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

寓目焉曰噫憊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叅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晦翁掎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輯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爲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爲棄去故注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倣弦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



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穢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終

弟子海寧王槐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朱彞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八

瞿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為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為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即所謂樂決未有

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做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者徹架者厥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筍器者厥舞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嬪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

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即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爲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

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即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耻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

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於真不真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真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耻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群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毅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已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淄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觀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

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欵之滕縣人萬歷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扃戶作爲詩說專以先大夫爲宗而旁採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己意務奇而不執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即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群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歷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佳詩經質疑 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鈞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考曰武塘沈仲容做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縵曰萬鈞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猶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叅訂別為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彞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為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秘哉要以挾筴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歷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歷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

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叅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歷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為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

同

樊氏良樞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擊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葩經約說

十卷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裕中萬歷巳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莊氏廷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寧字武進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太

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珏曰陸化熙字濬源嘗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叅政其書自為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亂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循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

經義考  
卷一百十五  
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終

弟子武進孫 振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  
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  
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

經義考 詩

情至之語顰有爲顰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既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已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况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攷污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綦廣遂令

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  
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  
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  
咏不至如他時簡濶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  
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  
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  
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笱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  
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  
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  
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

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  
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  
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  
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  
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  
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  
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  
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  
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  
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  
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

在故府幸不放手聖人以為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  
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  
書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  
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  
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  
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  
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  
文物聲容噐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犁然明備至纖而不  
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  
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  
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  
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  
詩書恆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  
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為  
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  
巷謳吟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  
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據其實  
既又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  
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  
為世為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  
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停  
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與  
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做古序體更定小

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

錢澂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應箕曰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芣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杖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芣也兔置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標有梅也漢廣也采芣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

匏有苦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

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  
 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  
 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也吉日也振  
 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  
 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  
 維清也斯干洞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  
 五篇采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  
 也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鐘也共王之世詩  
 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  
 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  
 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芣也民勞也板也蕩  
 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二十  
 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  
 也江漢也蕪衣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蕪羊也  
 車攻也汎彼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汙水  
 也黃鳥也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  
 車也隰桑也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牽  
 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  
 召昊也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蓼莪也  
 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  
 也匪風也素冠也道遙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萋楚  
 也苑柳也巧言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  
 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車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  
 也東門之墠也女曰鷄鳴也出其東門也駟鐵也



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  
谷有蕓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  
考槃也采芻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  
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  
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  
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蟋蟀也  
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  
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  
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鶉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  
也釋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墻有茨也  
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  
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  
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穠矣也雞鳴也僖王  
之世詩二篇大車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  
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  
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  
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芩也陟岵也葛生也  
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杖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  
蟋蟀也候人也渭陽也羔裘豹祛也有杖之杜也  
鴟鳩也羔裘如濡也閟宮也有駉也駟也晨風也  
黃鳥也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  
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  
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  
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

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緜蠻爲崇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蠡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末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爲本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論弋以已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祐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天啓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禪於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繫先生之心苦以謝臯羽鄭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

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  
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  
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  
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  
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其孫訥受業於余者會刻先生詩  
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爲  
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  
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  
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群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  
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獲之義前有總論通譜  
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爲先後同邑陸  
冰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  
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  
心之交喑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  
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古人聲淚俱下也  
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張氏睿卿詩疏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終

弟子當塗金一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循詩經鐸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

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義之旨而詩明

迨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爲科舉之書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

略爲推行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埏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齊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

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  
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弁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  
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  
散失亟割饘粥之產以購之稍稍哀集言詩者得五十家  
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  
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  
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  
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  
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  
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  
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  
衝邊乘城捍患爲才吏歷血帶索爲父訟寃爲孝子乙酉  
兵後悲歌忼慨低徊結轡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  
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  
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譚吉璉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  
涇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厨集  
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七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  
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  
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  
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  
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  
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  
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蒹藻之采筐  
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  
此

黃氏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兩造而以  
已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  
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  
不能深也跽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  
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  
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遂傳者遺經因傳而生  
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  
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  
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其鄙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  
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  
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  
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懋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七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  
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蓋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  
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  
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叙至是而始行也予嘗反覆小序  
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  
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  
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爲時和歲豐宜  
黍稷由庚則以爲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爲萬物得極  
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  
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  
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  
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  
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七  
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夔厥生皆後世詩人追咏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爲詩采或軋逢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傳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祭以律呂廣以五雅百家察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予又安得贅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水乳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即更而敷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 鼎燔 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 若曾 重輯詩譜

經義考 詩

卷一百一十七

七

三卷

未見

韋氏 調鼎 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鼎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 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 中和 葩經旁意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 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 紹曾 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為群儒口授毛詩

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為

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歸然獨存乃字

樣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禮矣之作穠  
 也終然允藏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  
 之作凄也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  
 胡然厲矣之作胡為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  
 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  
 滔德之作滔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序乃錢鑄之作痔也言  
 授之繫之作受也其旂花棻之作笈也降于卿士之作于  
 也俱明舛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憇之為憇也之死  
 矢靡它之為他也羊牛下來之為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  
 大也隰有六駮之為駮也取彼狐狸之為狸也婦嘆平聲于  
 室之為嘆去聲也鄂不韝韝之為韝也家室君王之為室家  
 也不愁遺一老之為愁也折薪拖矣之為拖也昊天大慄

之為秦也仲氏吹篪之為篪也潛焉出涕之為潛也維塵  
 雍兮之為雍也既匡既勅之為敕也不皇朝矣之為惶也  
 洒埽庭內之為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為流泉也以篤  
 于周祐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為拆也獲之掙之之為掙  
 也亨祀不忒之為亨也此則互易倒掙若是者改之與經  
 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  
 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  
 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  
 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尚書錫衮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字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為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群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為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槩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

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 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 炎武詩本旨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旨以闢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弼力臣刊行其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終

弟子宜興陳 枋覆按

糸

第一卷

一

